

<<秦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秦风>>

13位ISBN编号：9787561762462

10位ISBN编号：7561762461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忠实 著

页数：14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秦风>>

内容概要

我回到驻地场院，听到聚在灯光下的一堆游客在议论，有人说咱们有这样好的山地和草原，外地人却把陕西一概印象为风沙弥漫的黄土高坡，全是那首破歌惹的祸……“大风”把陕西全刮光了。我想这肯定是个乡土自尊比我还强的陕西人。

<<秦风>>

书籍目录

又见鹭鸶拜见朱鹮家有斑鸠追寻貂蝉在河之洲半坡猜想沉重之尘娲氏庄杏黄为城墙洗睡一关中辨证之一粘面的滑稽——关中辨证之二遥远的猜想——关中辨证之三孔雀该飞何处一关中辨证之四乡谚一例——关中辨证之五两个蒲城人——关中辨证之六关中有螃蟹——关中辨证之七火晶柿子永远的骡马市
太白山记关山小记一把铁勺走天下麦饭——关中民间食谱之一搅团——关中民间食谱之二家之脉原下的日子活在西安

章节摘录

又见鹭鸶 那是春天的一个惯常的傍晚，我沿着水边的沙滩漫不经心地悠步。旱草和水草都已经蓬勃起来，河川里满眼都是盎然生机，野艾苦蒿薄荷和鱼腥草的气味混合着弥漫在空气里，风轻柔而又湿润。

在桌椅间窝蜷了一天的四肢和绷紧的神经，渐渐舒展开来松弛开来。

绕过一道河石垒堆的防洪坝，我突然瞅见了鹭鸶，两只，当下竟不敢再挪动一步，生怕冲撞了它惊飞了它，便蹑手蹑脚悄悄默默在沙地上坐下来，压抑着冲到唇边的惊叹：哦！

鹭鸶又飞回来了！

在顺流而下大约三十米处，河水从那儿朝南拐了个大弯儿，弯儿拐得不急不直随心所欲，便拐出一大片生动的绿洲，靠近水流的沙滩上水草尤其茂密。

两只雪白的鹭鸶就在那个弯头上踟躅，在那一片生动盎然的绿草中悠然漫步；曲线优美到无与伦比的脖颈迅捷地探入水中，倏忽又在草丛里仰起头来；两只峭拔的长腿淹没在水里，举止移步悠然雅然；一会儿此前彼后、此左彼右，一会儿又此后彼前、此右彼左；断定是一对儿没有雄尊雌卑或阴盛阳衰的纯粹感情维系的平等夫妻……于是，小河的这一方便呈现出别开生面令人陶醉的风景，清澈透碧的河水哗哗吟唱着在河滩里蜿蜒，两个穿着艳丽的女子在对岸的水边倚石搓洗衣裳，三头紫红毛色的牛和一头乳牛嫩黄的牛犊在沙滩草地上吃草，三个放牛娃三对角坐在草地上玩扑克，蓝天上只有一缕游丝似的白云凝而不动，落日正渲染出即将告别时的热烈和辉煌……这些时常见惯的景致，全都因为一双鹭鸶的出现而生动起来。

不见鹭鸶，少说也有二十多年了。

小时候在河里耍水在河边割草，鹭鸶就在头前或身后的浅水里，有时竟在草笼旁边停立；上学和放学涉过河水时，鹭鸶在头顶翩翩飞翔，我曾经妄想把一只鸽哨儿戴到它的尾毛上；大了时在稻田里插秧或是给稻畦里放水，鹭鸶又在稻田坵梁上悠然踱步，丝毫不戒备我手中的铁锹……难以泯灭的永远鲜活的鹭鸶的情影，现在就从心里扑飞出来，化成活泼的生灵在眼前的河湾里。

至今我也搞不清鹭鸶突然离去突然绝迹的因由，鸟类神秘的生活习性和生存选择难以揣摩。

岂止鹭鸶这样的小河流域鸟类中的贵族，乡民们视做报喜鸟的喜鹊也绝迹了，张着大翅盘旋在村庄上空窥伺母鸡的恶老鹰彻底销踪匿迹了，连丑陋不堪猥琐笨拙的斑鸠也再不复现，甚至连飞起来遮天蔽日的丧婆儿黑乌鸦都见不着一只，只有麻雀种族旺盛，村庄和田野处处都只能听到麻雀的叽叽喳喳。到底发生了什么灾变，使鸟类王国土崩瓦解灭族灭种留下一片大地静悄悄？

单说鹭鸶。

许是水流逐年衰枯稻田消失绿地锐减，这鸟儿瞧不上越来越僵硬的小河川道了？

许是乡民滥施化肥农药污染了流水也污浊了空气，鹭鸶感到窒息而逃逸了？

许是沿河两岸频频敲打的庆贺“指示”发表的锣鼓和震天撼地的炮铙，使这喜欢悠闲的贵族阶级心惊肉跳恐惧不安，抑或是不屑于这一方地域上人类的愚蠢可笑拂尾而去？

许是那些隐蔽在树后的猎手暗施的冷枪，击中了鹭鸶夫妻双方中的雌的或雄的，剩下的一个鳏夫或寡妇悲怆遁逃？

又见鹭鸶！

又见鹭鸶！

落日已尽红霞隐退暮霭渐合。

两只鹭鸶悠然腾起，翩然闪动着洁白的翅膀逐渐升高，没有顺河而下也没见逆流而上，偏是掠过小河朝北岸树木葱茏的村庄飞去了。

我顿然悟觉，鹭鸶原是在村庄里的大树上筑巢育雏的。

我的小学校所在的村庄面临河岸的一片白杨林子里，枝枝杈杈间竟有二十多个鹭鸶搭筑的窝巢，乡民们无论男女无论老幼引为荣耀视为吉祥。

一只刚刚生出羽毛的雏儿掉到地上，竟然惊动了整个村庄的男女老少，合议着公推一位爬树利落的姑娘把它送回窝里。

更不必担心伤害鹭鸶的事儿，那是被视为作孽短寿的事。

<<秦风>>

鹭鸶和人类同居一处无疑是一种天然和谐，是鸟类对人类善良天性的信赖和依傍。

这两只鹭鸶飞到北岸的哪个村庄里去了呢？

在谁家门前或屋后的树上筑巢育雏呢？

谁家有幸得此吉兆得此可贵的信赖情愫呢？

我便天天傍晚到河湾里来，等待鹭鸶。

连续五六天，不见踪影，我才发现没有鹭鸶的小河黯然失色。

我明白自己实际是在重演那个可笑的“守株待兔”的寓言故事，然后还是忍不住要来。

鹭鸶的情影太富于诱惑了。

那姿容端的一种仙骨神韵，一种优雅一种大度一种自然；起飞时悠然翩然，落水时也悠然翩然，看不出得意时的昂扬恣肆，也看不出失意下的气急败坏；即使在水里啄食小虫小虾青叶草芽儿，也不似鸡们鸭们雀们饿不及待的贪馋和贪婪相。

二三十年不见鹭鸶，早已不存再见的企翼和奢望，一见便不能抑止和罢休。

我随之改变守候而为寻找，隔天沿着河流朝下，隔天又溯流而上，竟是一周的寻寻觅觅而终不得见。

我又决定改变寻找的时间，宁可舍弃了一个美好的出活儿的早晨，在晨曦中沿着河水朝上走。大约走出五华里路程，河川骤然开阔起来，河对岸有一大片齐肩高的芦苇，临着流水的芦苇幼林边，那两只鹭鸶正在悠然漫步，刚出山顶的霞光把白色的羽毛染成霓虹。

哦！

鹭鸶还在这小河川道里。

哦！

鹭鸶对人类的信赖毕竟是可以重新建立的。

我在一块河石上悄然坐下来，隔水眺望那一对圣物，心头便涌出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来：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拜见朱鹮 中国有熊猫，世界独一无二，国宝。

中国有朱鹮，同样独一无二，同样为国宝。

朱鹮在中国，也只是在陕西洋县一地有。

洋县在秦岭南麓，汉江边上，有平坦的坝子，有曲线优美舒展温柔的缓坡，有重叠起伏一袭秀气的丘陵，有挺拔伟岸弥漫着原始森林气息的秦岭群峰，有如画如诗的田畴和稻地，更有性情温和天性怡然的乡民……在世界各地的朱鹮相继灭绝（日本仅余一只丧失繁育能力的老鸟）的现今，洋县却存留住了这种鸟儿。

想到今天就可以看到朱鹮，竟有种拜谒的激动和忐忑。

这种心态源自既久的关于朱鹮的传闻的神秘。

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从报刊上看到在陕西洋县发现朱鹮的消息，看到了这种前所未闻的稀世珍禽的情影，尽管报纸上照片的印刷质量极差，然而这鸟儿的仙姿丽影依然飘逸显现，留下来一个梦幻两人的记忆。

那时候，同时就萌发了一睹其风姿的愿望，整整十年了，曾经有过下汉中途经洋县的行程，却没有机缘去攀见，愿望便滞积在心里，愈久愈强烈。

十年里，有关朱鹮的印象不断地加深着，报刊和电视上不断有关于朱鹮的消息，都是令人兴奋和欣慰的：最初发现的几只朱鹮安全无虞。

国家已经在洋县建立朱鹮救护基地，并派出专家精心养护。

日本友人捐资救护朱鹮，有社会团体也有个人。

更令人振奋的消息说，在洋县某地又发现朱鹮聚生的群体。

十年下来，朱鹮的族群从最初的几只已经繁衍到两百只，成为一个令世界惊羨的华丽家族了，这个濒临灭种的鸟类珍品注定不会从最后一块栖息之地消失了。

朱鹮在南美的丛林里已经消失了，不再重现。

朱鹮在日本仅存一只，也到了年迈色衰失掉繁殖本能的奄奄状态，绝灭是注定了的。

日本国民为这种鸟儿即将面临的灭绝，几乎举国哀怨，且有自省，他们的许多东西都趋世界前列，而

<<秦风>>

一个小鸟的保护却屡遭失挫，以至于眼巴巴看着它绝世而去。

朱鹮被日本人视为国鸟，有某种悠长的情结。

据说日本人通过几种途径渴求得到中国朱鹮，以弥补国人心里那份永久的遗憾和亏欠，直斜天皇访华向国家领导人提出这种愿望，于是就有一对名，为“友友”和“洋洋”的朱鹮从洋县起程东渡日本，一路专车监护，经西安，举行隆重的赠送仪式，然后直飞东邻岛国，使人不由得想起那位出塞的汉家女王昭君。

我在到达丘陵缓坡下的朱鹮救护基地时，有一位日本人刚刚离开。

确凿无误的消息说，1998年东渡日本的“友友”和“洋洋”已经成功地哺育了第一只后代，作为日本国鸟的朱鹮有了第一个递增的数字，据说又轰动了日本。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有关朱鹮的专题片，一袭嫩白，柔若无骨，在稻田里踟蹰是优雅的，起飞的动作是优雅的，掠过一畦畦稻田和一座座小丘飞行在天空是优雅的，重新落在田埂或树枝上的动作也是一份优雅。

这种鸟儿生就的仙风神韵，人得人眼就是一股清丽，拂人心垢。

头顶一抹丹红，长长的紫黑的喙的尖头竟然是红色的，两条细长的腿鲜红惹眼，白色的翅膀的内里却是红色的，像是白面红里的被子，通体嫩白中点缀着这几点丹朱，凭想象尽可以勾勒它的美妙了。

凭着积久的印象和愿望，在即将见到朱鹮的真身时，就有了某种拜谒至仙的感觉。

我在朱鹮救护基地看见的朱鹮是笼养的，未免遗憾，它们无法飞翔起来，只能在人工搭设的木架上栖息，在笼子圈定的沙地上蹒跚，在人和鸟共同筑成的巢窝产卵孵卵。

4月正是朱鹮的繁殖期，不能惊扰。

据说受了惊扰的雌鸟激素会受影响，减少产卵数量，我就甘愿远远地站着。

另外的遗憾还是因为时月。

处于繁育期的朱鹮，羽毛竟然神奇地变换了，变换出一身的灰色，据专家说这是鸟儿为了保护自己以迷惑天敌的生理性转换。

白色的羽毛已经变成灰色，从头到尾，那灰色也有深和浅的不同层次，深灰浅灰和灰白色，像是野战将士的迷彩服。

这种羽毛在季节中的变化，最初连专业人员也发生过错觉，以为在山野里又发现了朱鹮的“新新人类”，后来才知闹了笑话，仍然是朱鹮，灰色的朱鹮是白色的朱鹮适应生存发展的一种色变。

灰色的朱鹮头顶上耀眼的丹红暗淡了，长喙尖头的红色也变成铁红了，长腿的红色也收敛了艳丽，只有翅膀内里的红色还依旧鲜亮。

为了繁育后代，为了繁育期卧巢和不能远行的安全，这鸟儿一身素装，把天生丽质隐蔽起来，像是爱美的少妇在月子里的不修边幅和甘愿的邋遢。

对我来说，遗憾虽然有，毕竟见到了真实的朱鹮，优雅依旧，神韵依然，囚在笼子里的栖卧和蹒跚，依然不失其仙风神韵的优雅。

为了防止最丑恶的蛇和老鼠偷食鸟蛋和幼鸟，偌大的笼子用罕见的细密的钢丝织成围就。

我无法想象蛇和鼠对朱鹮生存的威胁和残害的惨景，然而自然界从来就是这样混生着。

专家还告诉我，养在笼子里的朱鹮，最初是从野外抢救回来的“老弱病残”，经人工科学养护脱离危险，它们就不习惯笼子里的囚守般的限制往外扑逃，常常撞到丝网上而伤翅破头，感染溃烂致死。

于是就在网内再设一层软网，有效地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

正是这一道软网，使日本人感到自己脑袋还有不开窍的那一面，能造出世界上最好的汽车和电器，却想不到这一张软网，致使饲养的朱鹮屡屡发生撞伤以至死亡的惨事。

我还是想看到纯如白雪公主的朱鹮，还是渴望观赏朱鹮在稻田和缓坡地带飞翔在蓝天白云下的仙风神韵。

需得等到秋天或冬天，朱鹮的幼鸟也能翱翔天空时，哺育和监护后代的使命宣告完成，就逐渐变换出嫩白的羽毛和几点惹眼的丹红，就可以看到掠过水田和绿树的仙姿神韵了。

留下遗憾，也留下依恋和向往，待秋后满山红叶时，再到洋县朱鹮聚居的山野来，再做礼拜。

家有斑鸠 住到乡下老屋的第一个早晨，刚睁开眼，便听到咕咕一一咕咕的鸟叫声。这是斑鸠。

<<秦风>>

虽然久违这种鸟叫声，却不陌生，第一声入耳，我便断定是斑鸠，不由得惊喜。

披上衣服，竟有点迫不及待，悄声静气地靠近窗户，透过玻璃望出去，后屋的前檐上，果然有两只斑鸠。

一只站在瓦楞上，另一只围着它转着，一边转，一边点头，发出咕咕咕咕的叫声。

显然是雄斑鸠在向雌斑鸠求爱，颇为绅士，像西方男子向所爱的女子鞠躬致礼，咕咕咕的叫声类似“我爱你”的表白。

这是我回到乡下老屋的第一个早晨看见的情景。

一个始料不及的美妙的早晨。

六年前的大约这个时节，我和文学评论家王仲生教授住在波士顿城郊他的胞弟家里。

尽管这座三层小洋楼宽敞舒适，我和王教授还是更喜欢站在或坐在后院里。

后院是一片绿茸茸的草坪，有几种疏于管理的花木。

这一排房子的后院连着后面一排小楼房的后院，中间有一排粗大高耸的树木分隔。

树木的枝杈上，栖息着毋宁说侍立着一群鸟儿。

一种通体黑色的梭子形状的鸟，在人刚打开后门走到草坪边的时候，便从树枝上飞下来，落在草坪上，期待着人撒出面包屑或什么吃食。

你撒了吃剩的面包屑或米粒儿，它们就在你面前的草地上争食，甚至大胆地跳到人的脚前来。

偶尔，还会有一两只松鼠不知从哪棵树上蹿下来，和梭子鸟儿在草地上抢夺食物。

我在那个令人忘情的人与鸟兽共处的草坪上，曾经想过在我家的小院里，如若能有这样一群敢于光顾的鸟儿就好了。

我们近年来的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然而要赶上人家的年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的水平，尚需一个较长的时日；然而我们的鸟儿和诸如松鼠的小兽敢于到居民的阳台和农民的小院来觅食，却是不需花费财力物力的事，只需给鸟儿和兽儿一点人道和爱心就行了。

然而实际想来，实现这种人鸟人兽共存共荣的和谐景象，恐怕也不是短时间的。

飞翔在我们天空的鸟儿和奔驰在我们山川里的兽儿，对人的恐惧和绝对的不信任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我们把爱鸟爱兽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意识来提倡，不过是十来年间的事。

我们把鸟儿兽儿作为美食作为玩物作为发财的对象而心狠手狠的年月，却无法算计。

我能记得和看到的，一是1958年对麻雀发动的全民战争，麻雀虽未绝种，倒是把所有飞翔在天空的各色鸟儿吓得肝胆欲裂，它们肯定会把对人的恐惧和防范以生存戒律传递给子子孙孙。

再是种种药剂和化肥，杀了害虫长了庄稼，却把许多食虫食草的鸟儿整得种族灭绝。

更不要说那些利欲熏心丧尽良知的捕杀濒临灭绝的珍禽异兽者。

我曾瞎猜过，能够存活到今天的鸟类、兽类，肯定具备一组特别优秀的专司提防、警惕人类伤害的基因。

不然，早该在明枪暗箭以及五花八门的机关和陷阱里灭绝了。

还是说我家的斑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